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肆輯·拾陸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拾陸冊目錄

廣陵史稿四卷〔清〕不著撰者

一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一卷〔清〕劉孟揚撰

四七

廿二史言行略四十二卷〔清〕過元旼輯

一〇七

韻史二卷補一卷〔清〕許遜翁撰 朱玉岑補

六八九

前漢匈奴表三卷附錄一卷〔清〕沈惟賢撰

七二九

〔清〕不著撰者

廣陵史稿四卷

清鈔本

廣陵史稿卷一

陸建瀛論

東坡云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為發七國之難之錯也而陸建瀛尤甚瀛攝兩江巡撫篆改正供為海運攝兩淮鹽政篆改綱鹽為票販攝三江總制篆改鹽北合龍舊制而省有一千串錢天下服其才之足以利國而並不害於民卒之數千里島夷遭東風大王諱言其劫而私撥蘇藩三十萬帑銀採買

廣陵史稿 卷一

賠償票販一年引數積壓無人任運合龍半日大水泛漲龍口旋崩利之不能歸於庫而解於都猶可飾也奈何江黃停運之舟師豐北避水之灾民湖南北鹽岸罷閒之力士皆毆而入於粵西之党如淵之毆魚叢之毆爵夫天下雖大不過河漕鹽數端數端不治以兵絀之而當其事者河委之於查文旌漕委之於楊殿邦鹽委之於洪國柱謝元淮兵委之於薛舉所謂使他人任其責者是也一旦破敗決裂轉以歸然一老叟為詞烽火沿江不戰而遜猶以延悞不死為得計此粵西賊党且碎割之而爭食其膏况其他

哉論者以為陸建瀛庸臣也而實則一時之老奸迹其治漕而漕不治治河而河不治已僥倖於二三摺奏之下而虐害於億萬吏民之上兩淮鹺務似淺實深前人慮奸商專利而邊民淡食因立綱分岸整輪督銷非徒為課也而每年五百萬兩額征繫乎此自庚寅變計北票侵南南監廢窩單無岸可分無銷可督是以楚字號售於安安字號售於蘇蘇字號出江搶售而私販苗疆夫新引領於都城魚目不可以混珠一票何忍而又掣折自貪墨小人之手保其不忤契而賣法耶噫嘻江湖財富之區一販去而不能盡

廣陵史稿 卷一

征其利安肯復來一販來而必欲盡征其利又縱之使去上下蒙獎中外擾亂始猶以官混私絀且以私廢官安怪抵撥之課無徵而失業之民從賊也陸建瀛不知而為是謂庸知之亦為是謂奸蓋其腹削民脂似元載迎合軍機似嚴嵩引用私人似王叔文排擊異己似李德裕變成法而聖僻不近情似王安石縱流寇而懦怯不用命似賈似道陰柔險賊力發大難之端四五年來鹽漕河兵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以致大江南北拱手而授之逆匪陸建瀛之罪浮於錯而通於天也夫奸臣不庸而奸者猶易測奸而庸者

不且流甚烈之禍於天下哉

廣陵史稿 卷一

江壽民論

今夫大劫之來非有大善人不能移奪其祿氣然即有大善人亦不能挽回夫氣數蓋數不憑之於理而未嘗不憑之於理某危城也而飲焉食焉男焉女焉暨鳥獸魚鱉咸若某巖邑也而水之火之賊之兵之並天地鬼神而不甯氣數使然抑亦理之不可易也江善人不得與數爭焉得與理爭哉江名壽民字錫齋少年賣字積有千金北販巢湖遭風漂逸遂激悟而修善行二十餘年設有保赤育嬰立貞暫棲安懷等局存活數十萬人且修橋濬河施棺理骼遇災放

廣陵史稿 卷一

賑曲盡心思不辭勞瘁雖經費出自富商而樂善好施功歸實濟大江南北幽明鑒其誠婦孺欽其名二千石暨薦紳先生幾有買絲綢之而鑄金爭之者汗不至阿其所好癸丑二月賊入省城廣陵兵不滿千四名受敵漕臺楊殿升首倡犒賊之謀運司劉良駒出帑銀贊之知府張廷瑞率局員李安中洪國柱並紳商大業隨聲而附和之當是時求一德孚於人而信及於賊之鄉者諒無有加乎江壽民之上者於是衆人一心衆口一聲漕憲以下僉以為非江不辦夫主犒賊者殺無赦皇皇律典孰得而玩視之且天下

財富首推兩淮除富商徙避外仍有運庫實存百萬餘兩帑銀並二十七典精華十萬餘家藏窖不下千萬厚質在賊未東下時已由奸細李仲梅等潛知底蘊久起吞噬之心豈區區四十萬之稿所能贖養耶江壽民躬親其事原不能無責而謂一世人之財之盛皆虜之於江壽民之口而亡之於江壽民之手則是縱其主而鍛鍊其使泥其迹而不曲體其心未足以昭定論且夫大人先生庶民耆老吏治非不諳練也賊志非不逆觀也時勢非不洞達也身家非不愛惜也而乃忘寇讎憚遠徙輟轉遂巡冀免萬一已不善

廣陵史稿

卷一

為計矣一旦破城蕩產亡身及親以至於子孫九京之下不反躬自咎且太息痛恨江壽民之不信於賊遂不取信於一城待命之人誠愚之又愚者矣夫禾苗被水旱而責其償於農佃之傭工早豕遭虎狼而誅其肉於牧人之友助豈人情哉且江壽民之心可謂苦矣江壽民之勢不得已矣平時保赤立貞等局取貲官紳計日支付非有積萬累千存貯於其所供善舉之所必需也哭因寇至聖請犒師承之則典刑難逃不承則大市解體在局萬人暨闔郡之無力避遷者啼飢號寒莫能生活而無可與歸此江壽民飲

廣陵史稿

卷一

泣推心寧危一己之身不亡庶民之命日夕對天籌之擇酒辜羊勢所必至咸敗利鈍萬萬不容逆億將來蓋僅求其由我而生不必其由我而死死不旋踵天也夷臯之戡不可擬之於趙盾伯仁之殺豈可倒之以王導也哉說者謂造次顛沛之頃猶計出萬全豈僥倖於一時而破敗於轉瞬轉以善歸之不知江壽民何仇於人汲汲犒賊之身實殷殷從善之心惟惜其攝官太執信賊太堅視己太重答人太確致使當日殷殷從善之心不能求諒於天下而見原於後世嘔肝泣血滿漬自經良可悲矣夫人求斃己之命以活人之命斯亦至奇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士隨而媒孽其短有識者私心痛之然則謂江壽民不學無術則可謂江壽民死生人而窮富人則不可孟子云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江壽民誠可欲之善人而以不能為信人之故遂亦欲為善人而不再得則江壽民為善之身死而江壽民從善之心盡至生靈積產之果否存亡有理與數之可憑非犒賊不犒賊所得爭其毫末故為江壽民者身不可入刑部心無不可格彼蒼

張廷瑞論

論者謂土存與存土亡與亡廣陵城破張廷瑞不死罪不可逭也而吾謂張廷瑞之罪不在不能死於城既破之後而在不求死所於城未破之先道光二十八年粵寇滋擾迄咸豐二年十二月始入武昌緣廣東湖南有據閩津守險隘之人智勇忠貞不放一賊於下游且督精兵以破敵萬一時命不濟無可支持猶且沫血呼天背城借一矢窮兵盡甫肯捐軀豈不備不戰徒拚一死致令數十萬梟獍之師長驅大進而無稍阻遏耶然則善守土者不貴能生而貴廣陵史稿 卷一

能死實則不貴能死而貴能生張廷瑞豈不能生者當賊下九江之始廣陵積穀萬箱大藥千鈞庫帑餉兵商賈團勇城濠完固士庶謹恂知府有知可守可戰即楊劉專主和議而我絕不贊一詞自然申明義氣激勵人心嘗胆披肝殺敵致果安在不為溫六合賴東安也夫人惟不怯萬死乃能致一生若之何兩月以來戰守無策即有團勇亦衛署而不衛城鶴唳風聲惟寢廢輟餐日與一二幕賓作楚囚之對泣此不明其所以死即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生宜弗能生而弗能生並弗能死抑或何哉或者以為承

平既久兵勇疲玩一旦驅之使戰無異驅羊豕向虎狼何如不戰之可以為民請命也噫嘻為是說者幾何不使虎狼得志而盜賊滿天下耶昔殷浩不戰而江左危謝安用武而江左莫張巡禦安史而江淮障畢師鐸揖黃巢而江淮亡古人得失之分分之於生死之間而已矣藉令烽火不警城門不閉牽羊擔酒雞脫蛇行踳踳然卑詞乞憐並不足以博匪人之一笑安在其能扶義以生又安在其能抱義而死耶蓋一府數百里之地不聞太尊有死所也然則張廷瑞際平靜之時上之可以為庶吉士而不可以為小軍廣陵史稿 卷一

機次之可以為學教諭而不可以為縣典史下之可以為村學究而不可以為坊保甲其才其識無能為也無能為而使之為一經水陸告警倉卒變生即為村學究而之乎不能化賊縱為學教諭而干羽不能禦賊雖為庶吉士而筆硯不能擊賊所謂天下方有事此輩宜置之高閣是也而皇皇二千石之秩束手以俟寇至微服以與民俱生不能對人死奚足以塞責哉

琦瑤論

琦瑤罪人也何足論迹其三十任巡撫四十督軍門無政可紀五十使粵東改林少穆先生舊章英夷擾亂不可復制革職查抄賁緣得免六十制川調任陝甘聽藩司張集馨知府陳烱鐵之說詞鍛鍊生番燒絕種類御史奏劾効力軍量復經 恩赦提兵數萬統馭江淮天下意謂感激涕零征流報 國在此時矣而不練士卒不容義勇不殛餓賊不破危城師老餉糜天怒人怨罪不勝誅說者謂明季洪承疇曹文詔盧象昇左良玉等驅逐張李流毒鄰郡不若琦瑤

廣陵史稿

卷一

固守可免通泰清淮之滋擾然而先主臬張角而黃巾滅叔夜破宋江而紅巾亡 國初三藩暨蔡壽朱毛裹趙金龍等人一鼓就禽脅從向化粵寇雖夥北有僧王勝帥剿滅林鳳翔李開芳二十萬賊兵血流漂鹵伏尸千里西有曾國蕃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南有向榮福濟和春鄧紹良吉爾杭阿殺匪人百萬轉敗為強豈束手能制敵者敵之不越廣陵由天之不亡清淮通泰人也琦瑤兢兢徒藉保障之虛名養猖狂之逆寇而已今夫才足而猶用人之才況不才智足而猶用人之智況不智勇足而猶用人之勇況

廣陵史稿

卷一

不勇不智不才何難集數十百人之才智勇以為一人之大才大智大勇江北億萬生靈命懸一人之手而一人者小人也本不能肖僧王諸人之為人而又恐人肖僧王諸人之為人是以熄川勇之大攻微小虎之雲梯斷毛營之軍需調鍾紳之驍將賊可殺不殺城可破不破才不足而鈍也智不足而愚也勇不足而怯也而實則不欲以己之不才不智不勇用人之才智勇且不欲以人之才智勇形己之不才不智不勇也猜忌之心為之也且能窮寇者始能裕國否則為寇所窮而國不裕能因賊者始能紓民否則為賊所困而民不紓高壘重營未拚一死虛糜百萬帑藏空虛 國病矣而且視賊如民未之傷視民如賊致之死捐生稍緩目以阻撓而罪之難堪四逸指為奸細而誅之當是時死士酸心謀臣喪氣一人孤立好官自為當以誅不用命之過必陰刀反而自劉其首而或者廣陵難破瓜步易收亦聊以塞責乃築壘南郊去賊營三十里遠賊之出沒絕無見聞致使逆勢滔天勾通鎮匪塗儲金焦夫能制小醜乃能殲渠魁仗節制之師驅烏合之眾何不可由江北橫掃江南而賊去五日不敢收復空城賊屯一隅罔敢櫻其

猖獗尚能移兵於青山之西與向提臺犄角爭先直搗楊秀清之巢穴也耶然而天之死琦璫也固在死楊秀清之先而天之生托明阿也又在生雷以誠之後琦璫聖壁兵歸隊伍捐資濟餉雷藩不致侵吞托將軍醉夢昏縱容雷藩盜餉游兵不整武斷村市流蕩烟花新籍沙頭寇來焚劫亡民離散又涕泣思琦侯矣然則琦璫為向榮之罪人托明阿不又為琦璫之罪人哉

廣陵史稿 卷一

但明倫論

天下事不可為猶得免於一死而卒死之遂明忠烈之志天下事尚可為獨不免於一死而卒不死之遂承宛轉之差但雲湖年且七十矣防堵無兵團練無貲上之不能止漕憲犒賊之謀次之不能阻太守開城之議下之不能格兩縣懼寇之心有死而已奈何不然迹其都轉兩淮通商裕課有大功德於民已酉年因色支等旗賄囑童濂稟請制軍改票毅然爭之夫由舊不喜新無以襲名而爭利大人先生議更張屬在下僚諛色笑相趨承巧語言相導迎數黑論黃

廣陵史稿 卷一

相引援推彼挽此相曲成間一唯諾稍遜群相唾而遣之不再與之俱比比皆然雲湖一髮挽千鈞豈不偉哉夫淡然於功名出處之際無不決然於生死利害之交制軍堅僻性成濟以鄒公楮之誌銘劉星房之奏議謝元淮之杜撰洪國柱之新例魏木生之深文幾令蹇諤良臣無從置喙雲湖不戀富貴不惧威武獨舉將來票商忤獎之由與劣員誤課之故臚陳百端彈劾一切觸惡當事解組退閒亦何其勇也瓜河奉委城亡與亡庶幾天地一完人而紅巾渡江旌旄北指又何其德歟識者從而原之自匪入蕪閱廣

陵震塌潰憲聾聵不可輔也太守儒怯不可扶也兩縣齟齬不可制也而猶欲招兵集勇堵塞大江力固不及即率一二鄉耆更張空拳以擊賊勢亦有所不能然而事之濟也為之事之不濟也亦為之非可委之於力與勢之不能及也人生數十年舍智勇無以為忠孝微節義無以立性命徇人諧佞即八十而死亦且為世所唾罵而且為當時律例所不容猶可駭者奉部議軍臺効力卒不果行昔李莊簡云聞趙相遇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鞵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我朝林少穆先生緣力制英夷被

廣陵史稿 卷一

叅發謫即元衣就道如奴不顧誠千古子臣之節而萬世名教之防也雲湖受天高地厚之恩去之惟恐不速而既不能死又不能往辜恩藐法舉曩日鐵中錚錚之意氣一旦消歸於烏有彈章猶在豈搖尾乞憐所能免耶然而鄧紹良依向榮不惟能贖護且成大功蓋枝可附木而生水可穿渠而活因得其人即為百世之宗因不得其人彌負終身之玷琦侯物故未有以雷春霆為人者雲湖攀附雷營得留辦指捐暫停出口夫賸勞民之脂膏供奸人之侵蝕既不能免從前之貶謫而反以益在己之罪名清夜捫

心其愧赧為何如乃不死江河不死邊塞一轉瞬間偏死於床枰婦人之手而不之悔以致令名不終其亦可為深惜也夫

廣陵史稿 卷一

鍾淮傳

鍾淮字小亭隸江都籍住佛感洲紅橋父立齋屏藩兩淮議叙監運使司加一級樂善好施積有餘慶小亭少年領鄉薦援例入閣補中書陞侍讀鯁直逆當事解組歸田丁父艱形銷骨立不屑與奸商作票販讀書廬墓大人先生推重之己酉江水泛漲小亭僱舟載薑茶麥餅食高準之餓者水稍退設廠施粥活萬人沿江飄飢如蘇拾埋義塚修堤築堰又一謝傳墩范公堤也且卹孤賑貧勸農立塾偶遇父執不以賢智爭先入城兢兢如布衣尤厭與權貴往來此名

廣陵史稿 卷一

山大澤中之璞玉渾金未可以量其器之所至粵寇西來官紳會議三日不決或勸小亭之西山深處修別業居之小亭慫慂不忍江洲之被屠戮也爰罄家貲團集義勇勇能守不能戰廣陵城破大兵踵至東路空虛賊復分屯瓜步窺伺下游小亭低回久之謂北有琦營東北有雷營西南有陳營差堪禦賊大江東去近可以繞福山走泰興遠可以渡仙女廟鎮越露筋清河穿淮黃而北鄧士載之所以渡陰平也若之何不堵禦耶於是折紅橋築深塢磨勵兵刃布列旌旗暇時擇子弟中之強壯而敦厚者延武師練之

如戚繼先練親兵先節義而後赴桓練既成聲光聯絡小醜披靡江北一帶數十號重載鉅艘潛匿於佛感洲之東侍鍾家兵為午城黃衣賊目率大隊飛來欲得而甘心小亭勇敢爭先剿逆匪百餘名琦陳諸營未之及也夫地之虛而實者強虜必掠而挑之地之實而虛者流寇必走而爭之江洲未能免也小亭入營告急琦侯發青州兵二百名驍勇善戰不數日代以河營老軍大半高卧吃烏烟再遣色胥終已不顧此李光弼之不援兩京賀蘭進明之不救睢陽也小亭沫血呼天刑牲醴酒激勵勇志一以當千雖逆

廣陵史稿 卷一

匪大股奔馳而能直禦之橫掃之死致之生擒之餘匪皆為之胆落李鴟兒以少許勝黃巢周遇吉以單騎破閭賊小亭亦一時之雄矣然而精疲之力既不相當謫正之氣又甚懸絕沿洲蘆葦甚深賊先伏二千餘人再遣排兵窺紅橋小亭領義勇破之賊紛散亦未之追也少停賊嘯聚意欲平吞洲渚生斫蛟螭小亭攘臂一呼決命爭首四壁皆驚忽胡哨一聲伏戎盡起密圍鍾勇勇勢甚危小亭猶剿殺群酋絕無退志矢窮兵盡更張空拳天地無靈鬼神飲泣於是啣齋雲之指灑稽紹之血吐長山之舌折荊軻之股

斷嚴顏之頭遂遇害嗟乎有官守者如漕憲都轉太守城守諸員無官守而受恩重者如正二品貤封從二品致仕暨五品六品各紳耆苟且偷生任人唾罵小亭滅寇立功以至於死宜何如獎慰忠魂風喻當世耶乃先後殺紅頭千餘人生獲長髮賊百餘人琦璿僅以剿三十餘人入奏冒嫉俾不達也荷蒙追封四品府銜照例世襲小亭誠官紳之碩果宇宙之完人矣史官宜振筆書曰癸丑五月二十九日盜入江都內閣侍讀鍾淮死之

廣陵史稿 卷一

世琨傳

咸豐三年十一月琦璿收復揚城縱兵焚劫天府為墟賊屯瓜洲不難肅滅而藐法玩寇遂孕禍胎福劉兩太尊善後事宜民猶未集鑲白旗世琨調補揚州府知府十萬家生佛也六年正月十九日瓜洲奸細雷營帶勇張逢春導賊破土城二十八日鎮江德營獲奸人得偽書飛寄托營四民驚徙其不徙者以為吾父死於是吾弟暨子死於是而不忍他去則遭雷營之虐捐留則渥世尊之德澤也二月二十七日托將軍以下泰游都司千百戶齊集雷以成大營飛廣陵史稿 卷一

賊上壽猝得吉撫軍示警羽書猶盡歡而不為之備二鼓後賊渡江衝福營搶松營劫安營勢如破竹二十八日土橋朴樹灣寇率其旅若林二十九日西營馬步兵以欠餉四十五日不戰自潰東營團勇亦烏獸散殊非世尊之所得而逆觀者也或者謂將軍大經略托明阿當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即倉皇畏死亦宜調堅壁不動之德星阿毛三元退保廣陵廣陵者清淮之門戶而北直之咽喉也若之何勿守世尊慨然歎曰將軍酣酒雷憲貪財雷鳳肅好色之徒鞠殿華血氣之勇滔滔者江北皆是也既不能馭西北訓

練之精兵又焉能集東南渙散之殘兵且不能保數十里盤踞之長城又焉能守六七里破敗之孤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守土之責也審雲嚙指何處乞師惟有積穀閉關効死弗去而已嗟乎東西兩圍兵勇萬餘人一朝解體不可收拾恭將城守有創餉無屯兵世尊能張空拳以禦敵耶乃選在城固勇得百餘名收兩獄囚使得數十名刑牲醺酒沫血推心日暮雲愁哭聲遍野世尊看公服佩金印騎白駿馬持鐵蛇矛統領囚徒壯丁繞城巡緝南郊大起爰呼好百姓急切助予哀額之音痛人心肺居者行者無不感

廣陵史稿 卷一

激涕零戍刻後前奸細張達春羽翼百餘人破龍頭水關大股蹂進世尊抖奮神威剽斃紅巾賊二十餘名至埂子街面帶數箭身中十數鎗血染襟襟氣衝烏合黃衣賊目羅拜馬前亦未施敬於賊而賊敬之意也世尊急拔劍而腕遽傷竟不能死群賊遂擁之行夫將軍提鎮總戎見賊輒鼠逃懦怯文臣由數百里外聞寇馬之聲驚悸欲死間有一二大員不從賊而殉難亦何補於國而何裨於民世尊仗天地社稷之靈巷戰逾時而不肯就死竊以為殺一級即少一害民之賊智仁勇義雪將弁之恥而駭梟獍之心初

不若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讒諂者謬以緇黃誣之不知世尊之不遽死正世尊之不徒死世尊之不徒死正世尊之不遽死而必死也觀其倉卒而從容其必為罵安祿山之顏杲卿却劉忠齋之謝枋得也可知其不為晉之王戎唐之哥舒元之韋素明之解縉也又可知初世尊親隨八人其七人皆殉有蔣姓者自瓜步逸回述世尊餓以俟死誑以諂死罵以求死與臨死而萬難得死之狀世尊之神使之也蓋不有七人無以見世尊之得人心不有蔣姓無以表世尊之徇節義浩然剛大之氣鎮淮海而塞乾坤洵我

廣陵史稿 卷一

朝二百年來六千里內所不多覩者也薦紳鄉耆葬遺衣冠於竹西亭之西遂與閣部史公相永垂於不朽云



廣陵史稿卷二

七月初旬琦侯命千總某詣北城詐降偽指千總某極言琦善尸居餘氣賞罰不明為所馭者既不能建立功名又不能逃歸原籍只得向王爺乞降等詞偽指揮懸布於城千總某攀而登之經一月餘諸賊皆未之疑忌也蓋賊之計極詭秘除渠魁及當事外居東不得知西居西不得知東何虞區區一降虜乃千總某由勝兵陞指揮兵善事偽官廣交密友因得盡知賊巢之虛實並閩郡之事情九月初旬偽指揮出隊千總某應列前茅甫經東固之西建隆寺廣陵史稿 卷二

之右千總某一躍丈餘再躍三丈賊訝之三躍去指揮旂已五六丈遠賊放鎗不及湏臾間如翰如飛賊馳馬不及千總某歸營謁帥敬陳一是不愧智勇忠三字宜其超陞而信任矣而琦雖賞加一級終未免狐疑

中甸琦營兵餉皆由解撥而雷營兵餉出之於捐捐例漸廣矣

中甸後 欽差福濟探知徐寧鈔關南城門外遠近居民皆以雞豚果品售之於賊因出示附城十里一切農工遷移他所如違重究且更委馮某等由桂花

庄屯營以防賊之出入

七月下旬大兵采近半載並未掘人墳墓而琦陳諸營大藥不敷伐薪為炭報炭成藥大兵假公濟私徑伐四鄉墳樹一半取材歸營一半變價入己此端一倡始猶大兵之尉役伐之繼則兩縣之白役伐之終且當地之保甲伐之稍有子遺墳佃鋸而堆諸場域外方五六十里之地是以若彼濯濯也四五月前大兵頗有陣亡一獲其尸即殮以棺揀現成大三穴而僅登一墓者兩旁去墳尚遠為地較寬遂不問年利不辨山向隨便開井瘞之陸家庄楊家庄一帶大墳廣陵史稿 卷二

內既已沉埋小墳內亦且擠塞迨六七月暑疫甚盛兵暨役夫死者皆不及得棺只蘆蓆兩張裹而墓諸墳壙外諉風水之家歇氣矣

八月初旬後賊之前後等軍猶給以米各男女局皆散播穢毒且朽並不足數偽司馬刻減而大得其羨餘日私售之每斤值銀一兩無害錄者皆啼饑而不獲購也城內除荒荆蔓草外凡諸葛菜馬浪頭俱掘作甘旨香蒜油告罄代以梳頭雜油久之雜油亦無兩湖賊兵暨江左亡命之徒食狗食貓貓盡食鼠鴉雀亦鎗斃無子遺甚且煮釘鞋底煨牛皮箱人情洵

洵殆無生理況尸水灌井疫氣滿空受之者搖頭輒死偽官以下死猶殮以棺棺不足裹厚棉瘞之三五人共一硜硜方丈許滿布銅制錢不知命意之何在難民死盛之於櫓櫓不敷用札以重衾置之空屋凡巷觀寺院衙署帝屋骸骨積如邱林骸骨埋於風雨嗣後填街塞巷鬼無害於人也人無殊於鬼也豈不悲哉

八月下旬聞逆賊林鳳翔等由臨淮關犯河南山左直走天津獨流

皇上命僧王剿滅不至為北直害南京向提臺屯熊

廣陵史稿 卷二

黃鎮屢次殺賊不下數萬人並焚毀賊之土城衝塌賊之營盤賊聞向翁名無不胆寒逆匪楊秀清每欲由東壩剽掠蘇杭帆檣蔽天氣賊甚熾幸而提臺分兵設計死守隘口賊竟不得至吳越廣陵賊思與瓜鎮相連惟仗三汊河毛營屯札以阻賊之往來毛營兵不盈千而憑高守險真有一夫當關之勢充毛之智力何難滅窮寇於危城而受琦節制不能擅動東路福濟雷以咸亦屢欲約會各營攻城之四面而琦善止之莫可如何在琦善固以畏蕙誤民亦民之劫數未盡也

九月間

天威震怒摘去琦善頂帶

九月初旬後賊之米雖漸盡而猶恃倉穀之儲因開倉搬運經風半化為灰或云積久使然或謂天示之警而賊猶搖旂疊鼓故張聲勢城外營兵既為其所愚城內難民更受其荼毒除各局兄弟姊妹外凡外小之未盡死者皆搜而驅諸南城外斬殺無遺吾友王城從賊司糧頗獲重貲皆沉於家中之井家在北城大星廟巷妻一人匿焉雖兩為賊獲終能逃脫亦罕事矣

廣陵史稿 卷二

中甸後戶部發十萬兩鈔票交琦善賞賚營兵兵得票寄北直親丁赴部領銀既免糧臺支給之誣聞更喜兵弁郵函之穩便誠

皇上恩施之厚部臣思慮之周也乃甘泉縣謝範卿具稟琦營請鈔票發縣以便差押各商兌銀換票琦營準行謝設局立董意欲藉端勒索假公濟私無如票專賞賚不能通行

十月初旬後賊之銀雖多而糧漸少賊非無七八奸細與瓜鎮相通而糧艘盡為毛營所阻賊勢殊不可支藉令琦善會合諸軍環而攻之奚有一賊漏網哉

乃遷延觀望亦獨何心

十月以後雷營勸捐自灣頭鎮以下仙女廟宜陵各鋪捐釐為數甚鉅琦善知之而不問俟捐錢解納迺奏請部臣飭雷營捐貲須由琦營報銷

十一月賊糧無多瓜鎮奸細報偽指揮云南京兵來導迎偽指揮將信將疑二十日偽指揮生日偽提制送羊二猪四雞鴨各十福橘荔枝諸果品滿盒盈肩偽伯長等俱有餽送不知其所從來蓋老賊故示神奇也

二十二三日鈔閱徐寧門外烟大蔽天賊凭高望之廣陵史稿 卷二

紅巾蜂擁而來而猶虞其詐也轉瞬間桂花庄一帶營兵與前驅之紅巾接戰紅巾鎗炮齊施有進無退城內賊亟出徐寧門夾攻馮兵馮兵寡不敵眾傷亡甚多當是時毛營兵不敢擅離虞南方之寇槍水路也而東西北三營馬步兵不下二三萬名豈不知桂花庄兵賊大戰我兵急切待援而地不過十里之遙琦陳諸營既不能偵謀於前知賊來之消息又不克分兵於後破賊勢之猖狂以致賊勝馮兵如入無人之境兩三日間盡引在城之匪人大去豈獨馮之咎也哉

二十四日黎明南京賊屯江洲帶有糧艘十餘號偽官穿黃馬褂者俱由南門入意欲協力守城偽指揮接見極言空城難守之故群賊定計速行已午時賊鳴鑼諭眾云大隊即刻往南京凡兄弟姊妹願去者隨行不願去者聽維時或云不去或云去之便議論紛紛未定也申刻後賊偵知毛營嚴兵堵禦因另用鉅舟滿載金珠錦緞暨百萬餘兩銀磚由徐寧門外運河出三江營口渡江詣金陵東西北三路營兵若聞聞知

二十五日賊復鳴鑼諭眾云願去者自隨行不願去廣陵史稿 卷二

者如湖南北江西蕪湖之口音固遭大兵之殺戮即揚郡新兄弟姊妹亦難免大兵之荼毒而奸淫自示之後兄弟姊妹願投金陵速出徐寧門登鉅舟終不願去之人勿以未嘗相強而貽後來之怨悔也至是從賊者如歸市矣向令賊勢窮蹙之時琦陳各大憲奪賊之氣而安民之心特備數十張難民免死之印示射入城中效魯仲連救聊城故事俾雖者各有把握不至起無分玉石之疑亦奚事紛紛渡江求生反死者不此之務而去者極多留者半係安心就戮之人暨老穉殘疾無異鬼新慘何忍言午後南關外